



黄龙,一场美丽的相遇

裴小元

也就三五年光景,她竟然落成这般模样!黄龙,这个林区小县,再次相遇,让我感慨不已。

那年初遇,是个初冬的上午。进入黄龙第一个村子叫嘎岭村,道路两边的房顶树杈、院前屋后全是苞米棒子,金黄金黄的,刚上冻的土地被阳光蒸腾得薄雾飘渺,“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种陶渊明式的田园感觉。县城也是安详的,不见高楼,汽车不多,一个个独立的小院里进出的人们悠然自得。招待所是单面小楼,隔风保暖都不太严实,晚上凉意袭人。街面上有些日用杂货店,但门面都不大,唯有两三个卖木耳、核桃的土特产商店,稍有点面向外来人的商业意思。人都有些自相矛盾的心里,一方面追求大发展大繁荣,另一方面又渴望回归自然,到处寻找原生态的去处。那时的我就醉心于黄龙的笃定,她竟然不迷失于物欲横流的市场大潮,不媚俗于灯红酒绿的浮躁喧嚣,守着一方净土,留着一片安然。

仲夏时节,陕北到处都是好看的,茂密的林草覆盖着连绵的山川,阳光下,清风摇荡着亮光闪闪的无边绿色。而此时再遇黄龙,她让我惊叹的绝不仅仅是连天绿意了。

那个满目苞米棒子的嘎岭村不见了秸秆禾穗,土地精整细梳全部种成了向日葵,沿线还有500多亩的波斯菊、石竹、鸢尾花,新建了一个木屋的游客服

务中心,景观步道、林海景观台以及创意雕塑,把原本那个满脸太阳色的纯朴村姑,活脱脱变成了亭亭玉立的美少女。据说有了这个转变,政府每亩地补助200元,并且提供免费种子,一方面是因为向日葵收益远高于玉米,另一方面因为“美丽嘎岭”是“多彩黄龙”的一个小元素。该项目已投资7500多万元,建设面积15000多亩。这对一个财政收入不足亿元的县来说似乎有些难以置信!

未进县城,远远看见山崖上大红剪纸构图的浮雕,叙述着黄龙人的传说,路边石崖下原来杂草丛中穿过的一条小河,已成为吉家河民俗文化旅游文化村的一部分,加固了河堤,修筑了堰坝,一座座大的水车兀立在花园旁的湖水中,让人倏忽想到欧洲风情。“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多么机巧的用心啊!绿化美化亮化之中,配套有酒店、民俗娱乐和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特色食品、旅游纪念品制作销售的商业项目,使一个没有种植价值的荒滩变成了环境优美的休闲之处,使无事可做的村民优雅地从游人手中得到了满意的收入。

穆柯寨、无量山相距十来里地,是两个有着历史传说的地名,以前是慕名而来失望而返,除了爬两座山便再无他干。现在山上石阶步道相连,两处规划建设成功能齐备的景区了。无量山的修竹夹道里,有佛语题刻、湖畔亭台,若要静心悟性,您

请“绿缘入此”。对面山坳里配了农家木屋式酒店,朴素而功能兼备,三天五天三月五月的您就随意栖居。穆柯寨在县城跟前,石阶盘山而上,台阁亭榭错落其中,太阳能灯光透过高低树枝明灭闪现,恰似山寨兵士手中的火把。夜幕降临,半山腰的平台上,古装演出唱念做打,隔岸看去恍若穆桂英提枪上马沙场厮杀,山下是流经县城的小南河,名字普通性情娴静,一条木质栈道与她十分般配。灯光暗黄,让你看得见自己脚下的路,十步八步之外就不会打扰别的旅人。“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静谧的夜色自由的空间,相伴切切交谈,独行心情静好。

县城的另一端是龙湖景区。黄土高原上的县城能有个300多亩的湖水简直让人羡慕嫉妒恨了。亲水平台、湖心小岛,摩托艇、快艇、双层龙舟等水上游乐设施齐全,湖面上设有50米高的蹦极一座,上游有生态品茶园,下游是6公里长的漂流,环湖自行车骑行项目最是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走进路边山野鸡养殖场,农民画风格的壁画介绍着这里的珍稀动物;农家餐馆院落里,核桃木根雕的家具、工艺品及各种山间风俗一一呈现,水产养殖中心里大闸蟹小龙虾的科普知识也让游人大大长见识。一个占地十多亩的中蜂产业园,不但有蜂蜜系列产品的展销室,还制作了一个400多平

方米的蜜蜂文化主题馆,大孩子参与互动,趣味横生。院子中央的蜜蜂雕塑活灵活现,山崖树枝上各式蜂巢、围墙上首首歌颂蜜蜂品格的诗文,让我玩味其间流连忘返。

不只是县城中心,黄龙的全域旅游都做出了新意。县城东部23公里处的神道岭(大岭)是个天然氧吧,素称“关中之肺”,宋代兵营粮道的遗迹清晰可见,金钱豹、褐马鸡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身影不时闪现,杨六郎、薛丁山等民间传说故事奇趣丛生。在大岭上体验完树顶漫步之后,你一定要进到县城感受一番。街面的居民住宅风格统一,夜幕里霓虹梦幻,如她拥有了知性的气度,游客不由自主地要驻足凝目,细细品味;新能源开发项目为她张开了大发展的羽翼,不仅可看、可感更可期!

如今的黄龙已经是远近闻名的休闲旅游景区了。一个华丽的转身,村姑变成了女神,她撑一把油纸伞走出戴望舒的雨巷,散发着紫丁香般的芬芳款款而来,与你煮茶论道、箫剑互答。她用清纯洗去你一身的征尘浊念,抚慰你焦躁不安的心绪,让你安静下来,敞亮开来。品味黄龙,如沐三月细雨八月桂香,感受一次透彻的心肺洗礼,如遇一个走出古今典籍的红颜知己!

黄龙,一场美丽的相遇。
黄龙,一个美丽的相遇!

掌,每转一圈发电2.1度,25台风机每年凭空抓回6400多万的产值。上天赋予黄龙的资源是绿色的清洁的,黄龙人利用资源的方式是优雅的靓丽的。一条风机的长龙与2250亩地的多晶硅光伏面板相映,使得苍翠的山岭动感十足,聪慧的人们就地取名,“风光界头庙”项目便成了高原上独一无二的旅游景区,潮人们自然匠心慧眼,带上装备拍起了“风情”“光彩”的婚纱照!

黄龙真的变了,精巧设计的街道广场小区环境使她漂亮了,挺腰拔背秀颀长发袅袅娜娜;商场村落与产业密切结合的地域特色文化开发展示,使她拥有了知性的气度,游客不由自主地要驻足凝目,细细品味;新能源开发项目为她张开了大发展的羽翼,不仅可看、可感更可期!

如今的黄龙已经是远近闻名的休闲旅游景区了。一个华丽的转身,村姑变成了女神,她撑一把油纸伞走出戴望舒的雨巷,散发着紫丁香的芬芳款款而来,与你煮茶论道、箫剑互答。她用清纯洗去你一身的征尘浊念,抚慰你焦躁不安的心绪,让你安静下来,敞亮开来。品味黄龙,如沐三月细雨八月桂香,感受一次透彻的心肺洗礼,如遇一个走出古今典籍的红颜知己!

黄龙,一场美丽的相遇。
黄龙,一个美丽的相遇!

五月,是金色的

芳格子

布谷,布谷
是谁
又唱起那首老情歌
一年仅一次
只唱给
金色的五月

五月,属于
金色的阳光
和金色的田野
属于南北奋战的
现代化机械
和金色的承诺

农民 再不用
汗流浹背地收割
脸上
洋溢着金色的笑
地头 再不见
镰刀 石碾 架子车

五月
金色的季节
欣喜中 我们
一起忆着金色的岁月



湖光山色

脚尖上的背影

牧北

2014年4月,我在新闻中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接见了爱国的陕北志丹少年足球队的消息,这让我对志丹足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着编剧职业的敏感,我觉得这则新闻可以挖掘。适逢省作协在咸阳召开影视与文学促进会,我将这个不成熟的大纲交给当时参会的长影和省内的几个国营影视公司。当时作为“作业”连我自己也并没有将这件事当回事。但是,这个故事始终萦绕在心,就像一位姑娘一样,她在闺房等候自己的心上人,凭栏独望,望眼欲穿。

一年后的某个下午,作家祁玉江先生突然电话告知我,有个延安的影视公司老总,想找写电影的编剧。他觉得在陕北能写剧本,并能写陕北题材的编剧只有我。他所说的影视公司老总就是曹培植先生。

培植先生我并不陌生,但是了解的并不深入,只是一些会议上照过两三次面。在延安这个地方,抱着影视梦想的人很多,有些出于发财的幻想,有些出于

随波逐流的勇气,还有一些人想依靠影视投机钻营,谋得另一些名利和机会。但是,最终都一事无成,很多人找到我豪言壮语一番,远景目标规划到中央电视台甚至好莱坞,可真正到了操作的步骤,一个个不了了之。对于我来说,只要是出于对陕北这块土地热爱,抒写陕北的人与事,我都会凭着自己十多年的影视经验给予合适的建议。我也始终相信,在陕北终究能够走出真正有影视眼光的人,这样的人,应该不仅有独到的投资眼光,还应该拥有远大的人文情怀。

培植先生背头,精瘦,干净,爱笑。他背着双肩包,延川和延安口音混杂着,走路生风,我这个老后生都要慢跑追赶,这样的陕北人,你能感受到他干练的气场,似乎脚底始终踏着三弦的节拍。

培植先生拉着我见了公司的导演余治华先生,之前在路上,已经做了很多铺垫,而我心里是不屑的。当下中国的影视圈,有两个职业是被滥用的,导

演和演员。有个笑话,西影路的广告牌被风刮掉,砸中三个人,两个是导演,一个是演员。混过剧组的人,就敢称自己是导演,有半分姿色号称演员,混口饭罢了。培植先生和我一样,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写陕北题材毋庸置疑。余导是位足球迷,我们的谈话开始以足球切入,而我是忠实的梅西粉丝。话题自然转到了陕北的足球,我没有延伸话题,毕竟涉及到我之前的大纲。治华导演主动提到总书记接见志丹少年足球队的故事,我告诉他,这个新闻事件刊登后,我就写了大纲,治华导演大感吃惊,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同时盯上了同一个新闻故事。躺在一边一直听我们谈话的培植先生当即拍板,就这个!当晚,我把这个大纲交给导演,心里开始忐忑了,忐忑的原因是,这类故事太多了,如果按照这样的故事写剧本,那么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踢球罢了。但是,第二天,导演给予了这个大纲充分的肯定,至少,这个题材大家是认同的。导

演提出了剧本写作问题,但是,我内心还是有些不甘心,觉得现代题材总是缺少一点厚重的东西。写作遇到了真正的困惑。

不久回到陕北,杨葆铭先生约三五文友相聚,他原在延安日报社工作,不仅是我的师长,也是一位极具个性、豪爽通达的作家,对陕北这块土地上的人与事了如指掌,文章写得酣畅淋漓,才情十足,读书更是通贯古今,经典动情处,声情并茂,信手拈来,用陕北话道出文章三四事,竟别有一番人情意味。说到这里足球往事,他突然说,这新闻背后有故事!我赶紧追问。他说,陕北这地方哪有足球?现在,有,必须感谢一个北京知青!那就是张小健。

杨葆铭先生的这番话,对我来说简直像拨开了内心的瓶塞,一下子豁然了。随后,他将自己新编的《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赠我一套,其中有一篇《志丹县少年足球队诞生记》真实记录了这个故事的全过程,而他的讲述更为精彩生动,如在眼前。

有了这样的依据,整个电影的故事完全变成了另外的形态,包括主题,时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更符合我内心对这个故事追求。一个好的故事,她像睡美人一样,冬眠了四十多年,而我只不过是唤醒故事的探险者。正好,培植先生也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对这段历史充满了回忆和敬畏,也正是内心充满了热情与爱,让我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初稿。在西安郁闷而炎热的夏天,除了对那个时代的缅怀,还有对影片诸多的期许。

注定半年对我来说,是最为艰涩而不平凡的一年。《脚尖上的信天游》成了我内心唯一的安慰。在西北大学召开的剧本研讨会上,诸多专家学者同行前辈给予了影片巨大的期望,也给予了我的剧本十分的包容。培植先生和治华导演对剧本更是充满了信心,培植先生激动处,用延川话,就算没有一个人支持,我老汉赔钱也要拍!

剧本修改得也异常顺利。

想起爆米花儿

王敏

3月16日,暖气停供后第一天,天色阴霾,外出走到小区门口时,忽然看到了多年未见的爆米花机,瞬间勾起了我的回忆。

那是一个贫困饥荒的年代。1976年,55岁的父亲因长期从事井下矿工作业,患上了严重的煤肺病不得不提早病退。全家近百元的月收入一下降到一二十元,而当时我家却是个十口人的大家庭。靠着一二十元的月收入,一大家子人的吃穿用度捉襟见肘,贫困与饥饿成为我那个时候最痛心的记忆。

舅舅是个很文气的人,写得一手好字,靠着勤快好学努力,当上了子长县齐家湾粮站的主任。当时的齐家湾粮站管理着县城所有单位的粮食供应,包括我父亲每月54斤粮的供应。毫无疑问,这是一份优厚的工作。但舅舅也是个有骨气的人,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受不了造反派的迫害,放弃了这份优越的工作,跑到铁路上当了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

舅舅唤我母亲二姐,年少时候,在姐大当中他们感情最好。回乡探亲时,看到二姐家一贫如洗的光景,舅舅心里难过得直掉眼泪。他把这不幸的根源都往自己身上揽,总觉得如果当初屈尊在粮站,起码不至于让二姐家的孩子——他的小外甥们挨饿。

这年年末,回到渭南的舅舅每每不能释怀。一个从不曾开口求人的人,为了我们,厚着脸求他的继任者为我家批了十麻袋油渣的指标。在当时,这是比米糠还便宜的食品,因为我们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去买玉米、高粱等粗粮。油渣必须在清水中浸泡一夜,捞出来再调点玉米面、青菜,蒸成团子才可以吃。也就是这十麻袋的油渣,救活了我们一家人。

来年开春,依然是青黄不接的贫困生活。时时牵挂着我们一家人的舅舅,不顾家人反对,花了95元从河南买了一台爆米花机邮寄到了我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也许95元不足挂齿,但在那个普遍贫困的70年代,95元就是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用。靠着这台爆米花机,我的父亲、哥哥们走村串乡,干起了爆玉米花的营生。从某种程度上说,爆米花机是我家的起点,是舅舅给我们指明了一条生存的道路。

父亲退休时,我正上小学三年级。家中可以说每天都是等米下锅的日子。从舅舅给我们家买来爆米花机之日起,那“嘭——”的一声爆响便成了我们家翻身的信号。

每逢冬至腊八节,我们家的爆米花机就成了昼夜不停的“收入”工具。白天父亲推着架子车走村串户,放学后我的几个哥哥也轮番上阵。那时一天的收入,少则三五元,多则十元。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哥、三哥也相继成家立业。家里劳力多,挖砖起坯都是自己干,而雇匠人起新窑的工钱,全是由爆米花挣来的。1982年,我们家一次性新起了七孔砖窑,全家七兄弟的住房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新窑落成之日,全家人高兴得不拢嘴,这也让前村后庄的人着实羡慕了一阵子。

父亲是个“斗大字不识一个”的人,但他对培养子女上学毫无怨言。他常常念叨,正是因为不识字,才在矿井下干了一辈子矿工,尽管有多次机会调整工种,都因为不识字而主动放弃。文盲让父亲体味到了生活底层的诸多辛酸,所以只要儿女们想念书,他哪怕拼尽全力也要供养。

年复一年,尽管父亲每天不辞辛苦地走村串乡爆玉米花,但年过花甲的他已经明显力不从心了。我的几个哥哥那时候在子长中学、杨家园则中学上学,我也在乡上上了初中,都给父亲帮不上忙。看着又瘦又黑、脊背越来越弯的父亲,既心疼又无奈。为了减轻父亲的辛苦,我每天上学时就问好父亲要去哪个村子,等放学后,背着书包直奔父亲去的地方帮助父亲拉风箱、爆米花。尽管每天回来时,鼻子上、嘴上全被炭火熏成了黑色,但劳作之后有收获的心情依然十分愉快。

随着几个哥哥的高中毕业,我家的爆米花“事业”做大了。架子车变成了三轮车,交通工具由原来的架子车变成了自行车和三轮车,走村串乡的地方也由周围的邻村变成了几十里以外的村镇,有时一出去就是几天,回来时钱包便被零钱塞得满满的。

时间一晃过了几十年,告别了爆米花时代后,我参了军,立了功,有了工作,转眼已是人到中年,而父亲已在十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深深热爱着的亲人们。我现在吃着的爆米花,能和70年代在家乡子长县的第一声爆米花声中吃到的第一颗爆玉米花儿相比吗?咀嚼着爆米花儿,我突然觉得五味杂陈……

人生一世,没有磨难怎么知道生活的艰辛?懂得了艰辛才能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回想那个饥饿年代里我们一家人从一台爆米花机子开始的奋斗,那是最质朴的底层百姓的生活。一颗普通的玉米豆儿,经过了高温的锻造,“嘭”然绽放,就能开出香甜可口的玉米花儿。我们清苦的生活,不正是经过这样的挣扎、拼搏,才结出今天的幸福果实吗?

夏末定稿后,《脚尖上的信天游》在志丹县顺利开机。

在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过程中,我一直未曾主动联系过导演,只委托作家好友肖志远帮助剧组搞外联,他对当地地貌人情熟悉,而且曾帮我在电视剧《千里雷声万里闪》中辛苦奔波……我相信,咱自己姑娘已经等到了她的心上人,她不会过得太差。今年初春,影片首映,我唯一担心没有知名演员的影片到底会到什么程度?但是,我却是一边捧腹一边笑着看完全片。当县领导的面我含着眼泪对培植先生和治华导演说,已经够了,咸淡正好!

首映前,治华导演告诉我咱的片子是去年陕西最好的电影,政府不仅给了扶持,而且很多官方主动要求挂名。在当下没有知名演员还能存活,本身就是一件难事,更何况被认可?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在她的身后,往往需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势驱动,而这些驱动中,成功与否决定于细节,不仅仅是剧本细

节,更多的是每位无私的人给予电影命运的点化,祁玉江先生、杨葆铭先生以及培植先生、治华导演、作家志远等等,没有他们幕后的无私推动,影片都将成为另外一番模样。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办法出现在影片的任何字幕中,他们是这部电影的幕后英雄,只以一个背影示人。

影片有一个片段,我一直害怕导演删去,很幸运地是我和治华导演还是心有灵犀。这个片段是这样的,当教练苏建得知很多孩子面对困难,不再来训练,他对着仅有的三个孩子说:热爱就是无论有没有奖励,有没有肉,你们都愿意每天来踢——热爱就是喜欢,就是你喜欢盯着球奔跑,不顾一切地奔跑……不管你是地主狗崽子还是黑五类,足球都不会嘲笑你,反而会给你带来快乐!给你梦想,让你每天都有充实的,快乐的!这就是热爱!这就是热爱!

我在写苏建的苦闷,也写给我自己,同时写给那些执着追求梦想的人。